


书名、作者、ISBN

我读 动态 豆瓣猜 分类浏览 购书单 电子图书 豆瓣书店 2022年度榜单 2022书影音报告 购物车(0)

《惶然录》：失眠、梦境与神游随笔——摘录：卑贱的办公室将其卑贱渗透到它每一个上班者的骨髓，哈哈哈哈哈

朱俊帆 评论 惶然录

2023-08-06 17:42:11 已编辑 江苏

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

摘 录

在里斯本，远离火车的小镇上，会有一些楼上陈设体面而楼下买卖寻常的餐馆，充满平和和家庭式的气氛。在这些地方，除了拥挤的星期天以外，一般不会有太多的顾客。你在这些顾客中很可能遭遇一些难以归类的怪人，发现这些人不过是生活这本大书里的一些零星插曲。

黄昏降临的融融暮色里，我立于四楼的窗前，眺望无限远方，等待星星的绽放。我的梦幻是一些旅行，以视阈展开的步履，指向我未知的国度、想象的国度、或者说简直不可能存在的国度。

是怀旧症！出于对时间飞驰的焦虑，出于生活神秘性所繁育的一种疾病，我甚至会感怀对于我来说毫不相干的一些人。如果我每日在大街上擦肩而过的诸多面孔之一消失，即便它们并非所有生命的一种象征，于我没有任何意义，我也会感到悲伤。

世界是由海角和尖峰组成的，我们的弱视症使我们只能看到四处弥漫的薄薄迷雾。我希望能够远走，逃离我的所知，逃离我的所有，逃离我的所爱。我要出发，不是去缥缈幻境中的西印度，不是去远离其他南大陆的巨大海岛，我只是想去任何地方，不论是村庄或者荒原，只要不是在这里就行。我向往的只是不再见到这些人面，不再过这种没完没了的日子。我想做到的，是卸下我已成习惯的伪装，成为另一个我，以此得到喘息。我想要睡意临近之感，这种睡眠是生活的期许而不是生活的休息。靠着海边的一个木棚，甚至崎岖山脉边缘的一个山洞，对于我来说都够了。

一道阳光暗去，一抹突然阴沉逼人的乌云移来，一阵微风轻轻吹起，寂静降临了，抹去了这些特定的面容、这些嗡嗡人语，还有谈话时的轻松微笑，然后星群在夜空中如同残缺难解的象形符号，毫无意义地浮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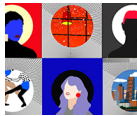
卑贱的办公室将其卑贱渗透到它每一个上班者的骨髓。人们像演员们，持久地演出他们不变的角色，或者说，生活像一出只有布景的戏剧，而在这出戏剧里，甚至布景也颠三倒四……但是，为了逃离这一切，我也看出来，我必须驾驭这一切，或者必须拒绝这一切。我无法驾驭，是因为我不能超脱现实；我无法拒绝，是因为无论我可以怎样做梦，梦醒之后还是我确切无误地停留在我之所在。

在后街咖啡馆里的一张桌子前，一个晴天可以打开我们眼前广阔的视野；一片乡野阴云也可以引起我们内心的不寒而栗，让我们在某座废弃的旧屋里以求自己的惊魂稍定；而白日里黑暗的来临，可以像一片展开的扇面，展开我们需要休息的深度意识。与世隔绝的房子，出现了那个睡前十点钟必有茶香飘逸的世界，那个我遥远童年中油灯仅仅映照着桌布的世界。那个灯光射入黑暗的世界，无限遥远地离开了我，眼下只有M会计的形影被昏暗的电灯照亮。

我将进入生命的睡眠，不是带着丝丝疲倦，而是带着孤单和困境。我陷入混乱意识的潮涨潮落，陷入夜晚黑暗的浪谷，陷入怀旧和孤寂的另一个有限之界。

即便未来景观的无聊感已渗入自己的血液，即便我痛苦地明白这一点，我还是不得不再一次怀着预先已有的乏味感，把目光投向我早已相逢的景观。依凭阳台，欣悦于日照，我看见整个城市的千姿百态，唯有一种想法涌上心头——任何牢不可破的东西都将死亡，都将消失，都不能再见到阳光倾洒街市，不能思考和感觉，都将把我遗忘，就像对待废弃的包装纸，来对待太阳的运行以及它的整个白日。它们在生命的偶尔努力中不辞而去，像一个人将沉甸甸的外衣脱在床前。

在悠长的夏日黄昏里，我喜爱这一片城市商业区的宁静，与充斥于白日的嘈杂忙乱作一种对比，这种宁静更让人动心。阿尔赛纳尔大街，阿尔范德加大街，幽暗的道路直达东边阿尔范德加大街的终端，还有静静的码头那边漫长而孤独的岸线：当我分担它们一份孤独的时候，它们在这些黄昏里以幽暗抚慰我。我被送回很久很久以



爱情可持续法则：三观不合如何维持长期亲密关系？

豆瓣时间

广告

> 惶然录



作者: [葡]费尔南多·佩索阿

出版: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定价: 59

装帧: 精装

页数: 405

时间: 2019-7

> 侵权投诉通道

前的时光，远离自己真实所处的现在。我乐于想象自己是一个现代的C·韦尔德，在内心中感觉自己。我不是他曾经写下的诗，而是他诗的本质。

在那些缓慢而空虚的时光里，一种有关所有存在的悲伤之感在我心头升起，进入我的大脑。更为苦涩的感觉，是任何事物在被我感知的同时又外在于我，我无力改变这一点。有多少次，我看见自己的梦想获得物体的外形——以一系列街道尽头掉头电车的形象袭击我，或者成为夜里一个街头摊贩的声音（天知道卖的什么），唱着阿拉伯歌曲，以突如其来的强音打破黄昏的单调——它们不是为我提供一种现实的替代品，而是宣示它们自己确实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。

除了咖啡馆和奶品房，其他店铺都还没开门。但这种寂静不是星期天早晨的那种疏懒性的安定，而是纯粹的寂静。空中有一圈淡黄色晨光，透过薄雾的蓝天微微发红。少许路人显现出街头生活开始时匆忙不宁，在一家不常打开但碰巧一早就显露人面的窗子前，热闹更多了几分。电车在雾气中沿着一线节节编号的黄色车辙，一节一节驶过去了。随着时间分分秒秒地消逝，街上开始有了更多的人影和人气。一片情绪的薄雾在我心中升起。外部世界浮游的雾流，似乎慢慢渗入了我的体内。

我只是在看着和听着，在无所事事的闲逛中我什么也不是，不过是一个接受影像的镜子，是一块现实物件在上面投注光彩以取代暗影的白色屏幕。但是，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我甚至比这种情况更糟糕。我一直在心灵中自我否定，我自己关于街道的幻想式观察就是对街道的一种否定。

早晨过后，微风轻拂，柔和的雾罩才开始散开，如同轻纱被丝丝缕缕地挑去，直到最后消逝。到了上午十点钟，流散一尽的大雾，仅仅在蓝天里残留一片踌躇不定的游云。雾纱旁落的时候，城市里的活物便重新诞生了。已经破晓的白天，像一扇突然打开的窗子，再一次迎来了破晓。街头的各种声响纷杂有别，如同刚刚涌现。一种青色悄悄弥漫，甚至潜入了鹅卵石以及行人们混杂的气味中。骄阳似火，但散发出一种潮润的热，似乎已经被刚才消散了的大雾所浸透。如同所有的希望，一种更大的希望给我带来遥不可及的非现实的怀乡余味。乡村里的破晓只不过是存在的事实，而城市中的破晓则充满许诺。前者使你生存，后者则使你思想。我总是相信，思想比生存更好。这是我的不幸，与其他所有的大不幸随行。

一些感觉像梦，成为弥漫到人们精神任何一个角落的迷雾，让人不能思想，不能行动，甚至怎么样都不是。我们梦幻的一些迹象存留于心，就像我们没有正式睡觉，一种白日的余温还停留在感觉的迟钝表层。当一个人的意志成为院子里一桶水，而且被笨手笨脚的路人一脚踢翻的时候，这真是一无所有的陶醉之时。

我可怜的希望，我一直被迫度过的生活正在诞生！它们就像此时的空气，像消散的雾气，不适当地试图搅起一场虚构的风暴。我想要呐喊，给这样的景观和这样的思虑画上句号。但是海水的咸涩注入我所有的美好愿望，在远远的低处，只有我的嗅觉能辨出的潮水，混浊而幽暗地在我胸中涌动。

生活毕竟是一次伟大的失眠，我们做过或想过的一切，都处在清澈的半醒状态之中。

一只萤火虫忽明忽暗，定时闪烁。一片寂黑之中，乡村四野是一种声音的大寂灭，散发出似乎不错的气味。它的宁静刺伤我，沉沉地压迫我。一种无形的停滞使我窒息。

我不会为自己失去童年而哭泣。但我为一切事情哭泣，因为它们与我的童年有关，因为它们将要失去。用楼上偶尔重现的音阶重复来使我头痛的东西，是如此惊人的遥远和莫名的钢琴之声，它是时间玄秘地飞逝——它不是那种具体而且直接影响于我的飞逝，是虚无的全部神秘性事实，是音锤一次又一次敲打之际消失的音符。这种音符不是什么音乐，倒不如说是怀旧和向往的一种混合，潜藏在我记忆荒谬的深处。伴随一种生成于世界深处的坚定，伴随一种苦苦研究的形而上坚守，那个人练习钢琴音阶的声音一直上下回响于我记忆，以致入骨。它唤出了他人通过的古代街道，与今天的街道大同小异。它们是死者穿透不存在的透明之墙向我说话。它们让我对于做过或没有做过的一切懊悔不已，是深夜里奔涌的激流，是静静房子里楼下的喧嚣。

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迷醉于各别不同的事。有一件事足以迷醉我，那就是活着。我豪饮自己流动的感受，但决不会醉酒迷路。

我对生活的要求，莫过于得到一种感受，感到生活正在潮水般退到那些不可预见的黄昏中去，到其他孩子们在幽暗街心花园中玩耍的声音中去。在头上，绿树高高的枝叶被古老的天空笼罩，天空中的星星刚刚开始重现。

有一种愁思遥遥在望，一些类似哀伤的东西，在人们的神经里整装上路，不论它多么模糊不清，人们感受到世间混杂的色彩，风中异样的音调，夜晚降临之时一片古老的宁静，夜晚缓缓潜入天地时无可回避的当下。

生活全看我们是如何把它造就。旅行者本身就是旅行。我们看到的，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，而是我们自己。

一种记忆突然向我袭来：他曾经准确地知道哪一趟列车必须赶上从巴黎至布加勒斯特的列车，哪一趟列车要穿越英格兰。在他对一些陌生地名的歪曲发音里，闪现出他伟大心灵的光辉品质。现在，他可能活得像一个半死者，但也许有一天，当他垂垂老矣，他会回忆起对布加勒斯特的梦想，相对于真正到达布加勒斯特来说，不仅仅是更好，而且更为真实。

孔狄亚克（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——译者注）在一本著名作品中，一开始就说：“无论我们爬得多高，也无论我们跌得多深，我们都无法逃出自己的感觉。”我们从来不能从自己体内抽身而去。我们从来不能成为另外的人，除非运用我们对自己的想象性感觉，我们才能他变。真正的景观是我们自己创造的，因为我们是它们的上帝。它们在我们眼里实际的样子，恰恰就是它们被造就的样子。我游历我自己的第八大洲。

没有流连残雾通常留给树木轮廓或者楼角阴影的丝丝缕缕，也没有人们期望中真正烟云的半露半隐。

阵雨留下一些潮湿，大地豁然开朗，面对一大片天空中北方缓缓出现的由白转蓝。清凉的春天空气里有一点寒意。在这样空旷和深不可测的瞬间，我想把自己的思考引入冥想。冥想本身毫无意义，但它以远方暗云的背景以及特定的直觉感受，为明亮日子的凄寒寒冷，保留下空阔清澈的什么东西。就像海鸥，这种感受是幽暗之中一切神秘之物以对比方式激发起来的。突然，与我个人的书写意图相违，在无法辨别的一种真实抑或想象的记忆之中，南边的暗空里洞开了另一片天空，也许是我在另一种生活里的所见，那片天空之下有一条北方的小河，忧郁的野苇丛生，远离着任何城市。一幅野鸭成群的图景逐渐布满我的想象，我在奇异梦境的澄明中，感到自己非常接近这一想象的场景，却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，或者怎么会这样。

在这一片河岸边的芦苇地，这一片属于狩猎者也属于恐惧的土地，参差不齐的河岸堆出小块的烂泥洲，直插入铅灰色夹杂黄色的水中，回流之处，则有积泥而成的河湾，以接待小如玩具的江上扁舟。岸边的水波闪烁，掩盖水下墨绿色的泥淖，是无人蹚过的激流里逆水而伏的泥淖。死灰色天空中一片荒凉，揉碎在四处飘零的浮云里，使积云更加阴暗。尽管我不能感觉到，但风一直在吹。我知道我所想念的是别的河岸，事实上，是人们能够找到的，河岸那边的一片长岛，是遥远的平川，是越过伟大而荒凉的河流之后一列真正的河岸。

光斑闪闪的一片黑色屋顶之上，温暖早晨的寒光划破黑暗，像启示录带来的一种阵痛。已经很多次了，深广的夜晚渐渐明亮起来。已经很多次了，以同样的恐惧——我面对另一天的到来，面对生活以及它虚构的用途以及徒劳无益的活动。我生理的个性，有形的、社会的、可用言语交流的个性毫无意义，只是在他人的思想和行动那里，才能派上点用场。

我自觉潮水般离我而去的是无意识的快乐，而伴随这种快乐，我才能得以享乐于自己的意识，慵懒，动物般地张望，半开半合的双眼，像太阳光下的猫，还有我断断续续想象的逻辑运作。我感到半影状态的优越正从我身上滑离而去，我不时颤动着睫毛之树下有缓缓河水在流淌，瀑布的低语，在我耳中缓缓脉搏声中和持续的微弱雨声中消失。我渐渐地把自己失落在生命里。无意识地走走神，身体躺下来，忘记自己的躯体，欣悦于无意识状态中的自由，在遥远茂密森林中一个被遗忘的静静湖泊那里避难。我要焕然一新，我要活下去，我要向生活伸出脖子，承担车轭的巨大沉重。

我俯瞰自己以往的生活，如同它是一片平原向太阳延伸而去，偶有一些浮云将其隔断。我以一种形而上的震惊注意到，所有我确定无疑的动作、清晰无误的观念、颠扑不破的目标，说到底都是如此的一无是处，不过是一种天生的醉梦，一种自然的疯狂，一种完全的盲目无知。我不曾演出过什么角色。我表演自己。我仅仅只是那些动作，从来不是演员。我从没有活过，仅仅只是存在于自己将意识和思想注入时光的感觉之中。我的自我感觉，不过是一个人睡醒之后满脑子的真正梦想，或者像眼睛习惯了监狱里微弱光线的一个人，靠地震获得了自由。

我像一个旅行者，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陌生小镇，对自己如何来到这里茫然无知，我提醒自己是一个记忆缺失症患者，已经失去了对以往生活的记忆，长时间里活得像另外一个人。多年以来——从生下来而且成为一个意识性存在的时候开始——我一直是别的什么人，而现在我突然醒了过来，发现自己站在大桥的中端，眺望河水，比以往任何一刻都更确切地知道我存在着。但是，我不知道这个城镇，这些街道对于我来说十分新奇，而且玄秘如不治之症。就这样，我在桥上凭栏，等待真实流过，这样我就可以重新得到我的零，我的虚构，我的智慧和自然的我。

每一天我都沿着自己俗套之树的特定一枝，招摇自己无意识的意识。我招摇地跑在前面，并不等待我的命运，还有我甚至不曾追赶的时光。只有一件东西把我从单调中拯救出来，那就是我做出的有关简短笔记。我仅有的高兴，在于我的牢狱里还有透光的玻璃，在栏杆的这一边，在一大堆信函和宿命的尘土中，我写下了自己每一天与死亡签约时的签名。

我宁可不知道美丽鲜花可以比附成一种荒野之地的胜利，因为胜利是灵魂的盲目，无法留下任何价值。

郁闷就是这样的东西：灵魂失去了哄骗自己的能力，失去了虚拟的思想通道——灵魂只有凭借这个通道，才可以坚定地登上真理之巅。

辽阔无边的囚笼无法粉碎，无法埋葬我们，因为它并不存在，而且我们还无法宣示自己被镣铐带来确凿痛感的证据，因为我们手腕上并没有套上什么东西。当我站在不朽、然而正在消逝的黄昏里，站在这清澈美丽之前，我有自己的纷纭感觉。我抬头看高远洁净的天空，看模糊如云影的粉红色形状，它们不可触摸地落在远方生活

的翅膀之上。我看河水微微闪光，似乎是深深天空一片蓝色的镜像。我再次举目长天，在透明的空气里，在那已经松散但还没有完全溃散的朦胧云团之间，有一片单调的冰雪之白，似乎在所有万物之中，在最高远和最虚玄的层次上，给人一种不可能仅仅是它们自己的那种感觉，让人感受到一种焦虑和荒凉之间似有非有的联结。

丝丝缕缕的流云布满整个天空，割裂了落日。各种色彩的柔和反射编织在多姿多彩的上空，流连忘返于上天巨大的不安之中。高高屋顶之处，一半闪烁阳光，一半沉入暗影，落日的最后一道缓缓余晖焕发出来的光雾，既不是光彩本身，也不是光彩照亮的物体。一种浩大的平宁君临于喧嚣城市，使城市渐渐静寂下来。在所有的色彩和声音之外，一切都在无声地深深呼吸。视野尽头，房屋粉墙上的阳光逐渐有了岩灰色的调子。各种各样的灰色透出寒冷。峡谷般的街道里，漂流着一种淡淡不宁的睡意。峡谷睡着了，渐渐平静。云团最低处的亮色开始一点点地转为黑暗，只有一片小小的云，像一只白色的鹰高高盘旋于万物之上，仍在闪耀灿烂的、金色的、遥远的光芒。我放弃自己在生活中寻找的一切，恰恰是因为我不得不将其寻找。我像一个狂乱的人追寻他在梦中找到过的东西，完全是因为忘却了那件东西准确的模样。以历历在目的手，近在眼前的手势——这只手以五根白皙的长长指头千真万确地存在——寻找，把事情翻来覆去，上下折腾，寻找就变得比我要寻找的东西更加真实起来。我一直拥有的一切，像这一片高远天空，多样地单一，充满一种被遥远之光所触抚的虚无碎片。一种已经死去的虚妄生活的残迹，与远远而来的金辉相接，与整个真实的苍白笑容相接。是的，我所有的一切，来自我在寻找和发现时的无能为力：我不过是黄昏沼泽之地的公侯，空空墓地之城的没落王子。在我的这些思索中，在一片高高云流的突然光照之下，我现在或者以前的一切，或者我自以为现在或者以前构成了我的一切，突然间散失了秘密、真实，也许还有隐藏在生活之中的危险。这一点，就是生命留给我的一切，像一颗正在消逝的太阳，改变着光线，让它的手从高高屋顶滑过，一切事物内在的阴影随后慢慢地浮现于屋脊之上。远方的第一颗小小疏星——犹疑的、颤抖的银光一滴——开始闪烁。

写作是失去我自己，但所有的人都会失落，因为生活中所有的事物都在失落。不过，不像河流进入河口是为了未知的诞生，我在失落自己的过程中没有感到喜悦，只是感到自己像被高高的海浪抛入沙滩上的浅池，浅池里的水被沙子吸干，再也不会回到大海。

我来自奇妙的土地，来自比生活漂亮得多的风景，但我一直对那片土地守口如瓶，除了对自己说一说，除了在风景全无踪影的梦里对虚空相诉。在木质地板上，在人行道的石砖上，我的脚步激发出与自己同步的回响，然而靠近心头之处，似乎仍然跳动着一个人陌生而虚幻的脉搏，总是那么远远地离开被放逐的身体。

逝者如川，远去的日子在年华虚度中消亡。没有人会告诉我我是谁；也没有人知道我是谁。我从一座未知的山上下来，走入同样未知的峡谷，脚步声在缓缓的黄昏中只是给洁净的森林留下一丝人迹。我爱的每一个人都把我遗弃给暗夜。没人知道最后一班船的时间，公告牌上没有通知的迹象，也没人会去写上一点什么。人们此前可能传说过的故事已经烟消，也没人提供任何确定的消息，让我知道那个希望登上幻觉之舟并且已经先期离开这里的人，那个夜雾降临之下犹豫不决的孩子。在众多迟到者当中，我有一个名字，但像其他的一切那样，也仅仅是幻影而已。

眼下，即便事先知道每一个尝试的希望都会破灭，我还是领受特别的愉悦，同时享乐于幻灭和痛苦，还有一种苦涩的甜蜜，甜蜜在苦涩中更为突出。我是一个忧郁的战略家，每战皆失，面临眼下一一次次新的交战，勾画出命运退却的诸多细节，欣赏于自己做出的计划。我的期望将会落空，我不能在对此无知的情况下来伸展期望。这种命运像邪恶的造物纠缠于我。一种罗曼蒂克会造成这样的悲剧，而一个局外人却可以把这件事权当喜剧。然而，我身兼两职，因为对于自己来说，我既是一个罗曼蒂克情种，又是一个局外人，只是把书页往下翻，享乐于一个又一个冷嘲热讽的故事。有些人说，生活中不能没有希望；另一些人说，正是希望使生活丧失了意义。对于我来说，希望和失望都不存在，生活仅仅是一张把我自己包含在内的图画，但在我的观看之下，更像是一出没有情节的戏剧，纯粹是为了悦目而演出——生活是一场支离破碎的芭蕾舞，是一棵树上狂乱翻飞的树叶，是随着阳光变幻颜色的云彩，是城市奇特地段那混乱无序的网状老街。在很大程度上，我是自己写下的散文。我用词藻和段落使自己成形，给自己加上标点，而且用一连串意象使自己成为一个国王；就像孩子们做的那样，给自己戴上一顶报纸叠成的王冠。用一连串词语寻找韵律以便让自己华丽夺目；就像疯子们做的那样，把梦中依然盛开的干枯花朵披挂自己全身。更进一步地说，我成为意识本身，像一个注满锯屑的玩偶那样沉静，无论什么时候推它一

下，它那顶缝在突出帽子顶端的铃铛就会摇响：生活叮叮当当响在一个死者的头上，对命运构成小小的警告。事情经常是这样，即便我正处于平静的不满，但我仍不会有空虚和单调之感，不会有这种思想慢慢潜入自己意识情绪的方式！事情经常是这样，像从其他混杂噪音中听出了某种声音，我没有感到与人类生活如此相异的生活有什么苦涩，倒是感到在这种生活里，唯一发生的事情，只是对生活有所意识。事情经常是这样，我从自己身上苏醒过来，不曾把放逐的我回看一眼。我多么想成为终极的空无之人：这个幸运者至少可以感受到真实的苦涩；我多么想成为生活充实的人，他感受到疲劳而不是单调，受害而不仅仅是想象受害，是真正地给自己一刀而不是慢慢地死去。我已经成为一本书里的人物，一段已经被阅读了的生活。与我的意愿完全相反，我的所感是为了自己能将其记录下来的感受，我的所思是后来出现在词语中的思想，而且混杂着只会彻底毁坏这些思想的意象，并且在意味外物介入的韵律中展开。在这所有的重写中，我毁灭了自己。在这所有的思想中，我现在的思想不仅仅属于我，不是我自己。我探测自己的深度，但弄丢了自己的准绳；我毕其一生想知道自己深还是浅，但只能用自己的肉眼来目测，而展示于眼前的一切，在一口巨井的幽黑水面上清清楚楚，不过是这个人看见了对视自己的一张脸。我像一张扑克，属于古代未知的某一套牌，是失落了的某一盒牌中仅存的残余。我没有意义，不知道自己的价值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比较自己，从而对自己加以寻找，在生活中也没有可以赖以辨认自己的目标。于是，在我用来描述自己的一连串意象里——既不真实亦非不真实——我更像意象而不是我。我在实在之外谈论自己，把自己的心灵用如墨水，其意图仅仅是写作。但是，反应渐渐微弱，我重新屈从于自己，返回原样的我，即便这个我什么也不是。一种类似枯泪的东西，在我大睁的两眼里燃烧，一种从来没有感受过的焦虑，扼住了我干涩的喉头。然而，如果大哭一场的话，我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哭，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没哭出来。幻境像影子一样紧紧粘着我。我所向往的一切只是入眠。

上帝把我造就成一个孩子，把我留下来以便永远像一个孩子。但是，他为什么让生活打击我，为什么拿走我的玩具，让我在游戏时间里孤独一人，为什么让我用稚嫩的小手把胸前泪痕斑斑的蓝色围裙抓皱？而成人们擦肩而过时的笑声，像火柴在我心灵敏感的引火纸上擦出火花。

我用漂泊的词语说出它们，一旦它们被写下来，它们随即就弃我而去，独立地远游，越过意象的高山和草地，跨入奇幻的大街和混浊的小巷。

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乘客，从一个未知的港口起航，驶向另一个对于我们来说同样是异乡的港口。

如果我们的生命只是久久地站在窗前，如果我们仅仅只能待在那里，像一个不动的烟圈，凝固在黄昏一刻——当黄昏用奇妙色彩涂抹群山的曲线。如果我们只能永远待在那里，是多么好啊！

我自然的命运，就是成为一个对事物表象和外形散漫而热情的观察者，一个对梦幻的客观观察者，一个对自然界所有形式和形态的视觉性情人。

我们就是我们不是的东西，生命短暂而悲凉。暗夜之下的波涛之声是一种夜祷，有多少人能在心里听到它，长久的希望终于破灭在黑暗中汹涌泡沫的沉闷重击之下！那些失败者是怎样地流下眼泪，那些已经逼近他们大限的人是怎样地流下眼泪！在我散步海边的时候，这一切就像夜的奥秘和地狱的喃喃私语一样向我涌来。我们这么多人，这么多冒牌的自我！在我们生命的暗夜，沿着我们仅仅感觉到情感大潮的海岸，有怎样的大海在我们心中激荡！那里有我们失去的东西，有我们应该热爱的东西，有我们得到的以及误以为满足的东西，有我们爱上又失去的东西，包括一旦失去我们就发现自己并未爱过、只是因为失去便一直爱下去的东西，包括我们在稍有所感便以为自己信仰的东西，包括一种情绪但事实上只是一种记忆而被当作我们信仰的东西，还有我散步时滚滚而来的整个大海，来自黑暗最深处的寒冷和喧嚣，沙滩上被海浪噬咬出来的精致波纹……夜晚使我们回忆起这么多事情，我们不禁为之哭泣，即便它们从来并非真实！像宁静的长长海岸迸发出一道长音，浪涛隆起来，粉碎了，然后消逝，把哗哗水声留在看不见的海岸。如果让自己感受到这一切，我是否已虽生犹死？如果让自己漂流，让我一颗无形的人心静如海岸，在我们生活其中的暗夜里，在我沿着海边永无终点的夜祷性漫游之中，听万物之海在大声冲击和溃散之后归于平静，我是否感受得太多太多？

在附近小树林的月光之下，点点滴滴的光斑在树叶间洒落，他们手拉手前行，没有欲望，也没有希冀，穿过一条废弃大道的荒凉。他们简直就像孩子，这恰恰因为他们不是。从一条大道到另一条大道，沿一幅幅剪影般黑森森的树林，他们散步在一片无人区的舞台。他们就这样若即若离，消失在喷泉之外，在柔和雨声之外——而现在几乎已经停止的——是他们正在走入的喷泉之声。

这一切心灵意识的中间色调，创造了我们内心一种粗略图景，一轮太阳永远落在我们视野之下。然后，我们自己的感官成为深夜里的一片荒原，幽暗的芦苇虚掩无舟的野渡，两岸之间的江流渐渐地由暗趋明。

我们是人的梦，是一些流浪的幻影穿越虚幻的树林，而这些树是我们的房子、居所、观念、理想以及哲学。

一个人在自己的主宰之下应当有谦卑之感，应当明白在我们的呈现之中，我们从来并不独立，我们是自己的见证。这一点重要性在于，我们总是把自己的行为，看成眼前的一个陌生者，采取研究的和冷静旁观的态度，因为高贵而无所谓，因为无所谓而淡然处之。

我灵魂中每一丝每一毫最为向往的，是缓缓的流云布满天空，忽聚忽散。我想要看到开始显现于白云之间的蓝色，那是一个明亮而清澈的真实，因为它什么也没有，什么也不需要。

如果你不能一个人活着，你就是命定的奴隶。虽然你可能拥有精神和灵魂的一切优越品质，你仍然不会比一个高等奴隶或者一个知识苦役强多少，你仍然没有自由。但这不是你的悲剧，因为这一类与生俱来的悲剧不是你的，而是属于命运。不幸降临于你，是生活的重荷本身使你成为奴隶。不幸降临于你，你生来自由并且具有自食其力和独自生存下去的能力，贫困还是迫使你进入他人的公司。这个悲剧是你独自一人的，必须由你独自一人来承担。

毫无疑问，其他地方会有真正的日落。但即便在城市之上这间四楼的斗室里，一个人也可以遥想无限。一种建立在仓库顶上的无限，同样是真的，有点点繁星在头上闪耀……这就是出现在脑子里的思考。眼下我正站在自己高高的窗台前，看黄昏缓缓地终结，对自己身非富翁自觉不满，对自己未能成为一位诗人自觉悲哀。

对于少数像我这样视生若梦的人来说，除了把放弃当作一种生活方式，除了把沉思当作命运，还能有什么？无视宗教生活的意义，也不能通过理性来发现意义，对抽象概念的人无法建立信念，甚至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件事，我们所能保留的全部，作为一位灵魂拥有者的正当证明，只有对于生活的美学沉思。这样，对世界的庄严性麻木不仁，对人类的神圣和卑贱无所区别，我们把自己虚妄地交给了茫然的感受主义，再交织享乐主义的一种精致形式，以适应大脑皮层的神经。

一切审美的玄想，都会比我们写下的审美玄想更多一些可靠性。一切事物都不完美，没有落日，无论如何可爱的落日也只是落日；也没有轻柔微风抚慰我们入眠，它无法抚慰我们进入静静的甜蜜梦乡。于是，如同充满玄想的群山或者雕像，我们把日子当作书本一样来深深思考，所有这一切梦想，力图把梦想转化为我们近切而熟悉的东西，转化为我们太愿意写下的描写和分析。一旦写下来，它们就将成为我们能够欣赏的异生之物，就像它们刚刚风尘仆仆地抵达这里。

生活是一个小客栈，我必须待在那里，等待来自地狱的马车，前来召唤并且择我而去。我不知道马车会在什么地方带走我，我什么也不知道。我能够把这个客栈看成一座监狱，因为我被限定待在那里。我也能够把它看成一种类似俱乐部的场合，因为我在那里遇到了其他人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不像其他人，既没什么焦躁，也不见得十分合群。我离开这些人，离开这些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无精打采的人，躺在床上难以入眠茫然等待的人，我离开了这些人，离开这些在客厅里窃窃私语的人，声音嗡嗡不时传来的人。我坐在门口，用耳目吸吮门外风光的一切色彩和音响，缓缓唱起了一支模糊不定的曲子，这只是一支唱给自己的歌，是等待时的创作。大夜将降临我们每个人的头上，马车将要来到。我享受微风，那是灵魂赐予我的微风，供我宁静时享用。我没有更多的疑问，眼中也没有未来。如果我在来客留言簿上写下什么，有一天被他人读到，并且给他们的旅途助兴，那就不错了。如果没什么人读到，而且没有读到它的人因此而少一些扫兴，那也很好。

我们留下了每一个对自己的放弃，在疏离之中仅仅知道自己还活着。一条船看上去是一件用物，其目的之一是用于旅行，但它的真正目的不是用来旅行，而是抵达港湾。我们发现自己身处高高的海浪之上，却对我们将要投奔的港口一无所知。于是，我们提出了淘金者大胆格言的痛苦版本：跋涉就是一切，生活是没有的。失去了迷幻，我们靠梦想而生活，这些梦想是迷幻者们无法得到的迷幻。我们靠自己独自活下去，弱化自己，因为一个完整强健的人几乎感觉不到自己。我们没有信仰，也就没有了希望，而没有了希望，我们就没有真正的生活。我们没有对未来的考虑，就没有对今天真正的考虑，因为对一个人来说，今天的行为只是未来的一则序言。战斗精神已在我们身上流产，我们生来就没有战斗热情。

快乐的人，在生活对他的自然给予之外别无奢求，几乎遵循一种猫的直觉，有太阳的时候就寻找太阳，没有太阳的时候就找个暖和的去处将就。快乐的人，在想象的趣味中放弃生活，在对别人生活的冥想中寻找乐趣，不是体验对他们的印象，而是体验这些印象的外在状貌。快乐的人，已经放弃自己的一切，于是不再有所失落或者有所减少。

像一个高高立于山巅之人，试图弄明白山谷里的人们及其一切纷纭驳杂的生活，我俯瞰自己，像遥看一片模糊不清的风景。像流云一样，一阵又一阵地袭来，像阳光将尽之时的形状，像辽阔牧场上的绿草若明若暗。我重读这些纸页，它们代表空虚的时光，安定或者幻觉的瞬间，化入风景的伟大希望，房间从无人迹般的恐怖，一点点声音，一种极度困乏，以及尚未写就的真理。

这一段时光中各别不同的单调里，在一成不变的岁月中，在纷纭多变的过程里，简单地，生活在身边流逝，在身边欢快地流逝。我对这种流逝的感受，与我睡觉时的感受并无二致。我像一个荒芜的湖泊，在虚拟不实的风景里纹丝不动。在我的内心深处，我像是卷入了一次内向的旅行，我记得乡间房屋那变化的单调……我就是

在那里度过自己的童年，但是，即便我想说，我也不能说，那时的生活是否比今天的生活更多或者更少一些快乐。生活在那里的那个人不是我，是另外一个：这两个人是不同的生活，互不相干，不可比较。但从内质来看，从两者外表上毫无疑问的两相异趣来看，他们共同的单调似乎倒是有些相似。他们是两种生活，却是同一种单调。

我只是自己的伪装而已。当环抱我的一切渐渐消失，那是我从未见过的金色霞光，洗涤我从不知晓的落日。

我们的个性甚至都是无法看透的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职责就是不断梦想，包括梦想自己，不可能对自己持有什么定见。

像一架驶过黄昏的木轮车，时光穿越我思想的幻境，重返吱吱呀呀的当年。如果我从这些思想里抬起头来远望，世间的景象会灼伤我的眼睛。实现一个梦想，就必须忘记这一个梦想，必须使自己的注意力从梦想那里分散。这就是实现什么就是不要去实现的原因。生活充满着悖论，如同玫瑰也是荆棘。

在多样各异的时间里，我们的后来者如何领悟世界，将取决于我们如何热烈地想象这个世界，就是说，取决于我们如何强烈地构想和孕育这个世界，直到它真是那么回事。我不相信历史以及失散了的伟大通史，因为这不不过是一种经常流动的解说，是诸多见证者一种心不在焉的混乱舆论。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小说家，我们叙述我们的所见，而所见像其他一切，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。

投诉

© 本文版权归作者 朱俊帆 所有，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。

1人阅读 编辑 | 设置 | 删除

有用 0

没用 0

赞赏

收藏

转发

回应 转发 收藏 赞赏



添加回应

☐ 转发到广播

加上去